



源於奧運

李漢源

一個大型體育盛事的投入

體育盛事一浪接一浪，作為賽事愛好者真的十分興奮，世大運（世界大學生運動會）結束後，接着開幕的另一個大型綜合運動會——第19屆亞運會，將於一個半月後9月23日在浙江杭州舉行。

踏入8月，所有工作人員包括志願者也如火如荼地開始作最後準備工作。通常一個大型運動會會分兩大範疇，以奧運會為例子，會分成組委會人員，主要負責組織各項比賽及所有行政聯絡工作；另一個主要範疇的工作則是廣播委員會，由國際奧委會自己成立一間公司OBS (Olympic Broadcast Service)，負責轉播及製作的工作，OBS收入是全世界奧運版權費，支出是製作費及分成50%版權費給組委會。

籌備奧運轉播製作，OBS用4年時間分階段去準備去製作，不計志願者（義工），淨計工作人員也要6,000至7,000人，可想而知工作多繁重，世大運轉播人員也超過2,500人。日前（8月16日）杭州亞運主媒體中心（Main Media Centre），志願者人員開始現場測試各單位位置工作事宜，這班志願者已經有前期培訓知識，今次是現場實戰去工作環境及清楚自己工作崗位，經過一系列的採排務求活動開始時盡量萬無一失。這次的杭州亞運，主媒體中心共正式錄用志願者583人，亞運運動會志願者359人，大部分來自杭州附近的大學浙江大學，碩士學位以上佔26%，另外具有新聞、傳播系及廣播電視系等同學達80名，這只是主媒體中心的志願者，還未計算各比賽場地志願者，可想而知舉辦一個大型運動會背後需要多少工作人員及志願者。用作參考數字，筆者日前參與香港排球總會主辦世界女排聯賽香港站賽事的慶功宴，出席工作人員及志願者超過200多人，另外還有30多位意大利轉播製作人員較早前已回國未能參與慶功宴，由此可見，單是排球一個項目，6日賽事16場比賽，已經動用這麼多人手，如果是一個多項賽事大型運動會，人手資源更是需要以倍數上升。

人力資源是軟件，器材設備是硬件，除了軟件外硬件也十分重要，尤其是主媒體中心MMC，器材設施也不少，要把所有比賽場地訊號送到中心，又如何把所有訊號送到各轉播商及電視台手上，經由衛星、光纖、雲端、IP、檔案等轉送給大家呢？當中需要的硬件配套設備要求亦十分高。除媒體中心外，其他各項目比賽場地的轉播製作配套又如何呢？是否也要跟MMC的標準去配合呢？這其實是一門好的學科，在外國及內地也有廣播電視專業系，雖然香港這門傳播學科出路比較窄，但總覺得周邊工作其實也不少，發展空間也很大，轉播這個業界需求沒有以前大但並不會式微，雖然近年受到互聯網串流等衝擊電視媒介，但是電視又可否反過來利用互聯網，以另一形式互相合作以重生呢？



亞運會主媒體中心志願者合照。 作者供圖



方寸不亂

方芳

艱苦的歲月

香港《文匯報》1948年在香港創刊，與香港人同呼吸共命運，走過大半個世紀。上世紀七十年代初與《文匯報》結緣，波斯富街的報社，那幢充滿紙墨書香的舊樓，文化人滿載理想，幹勁不分日與夜。炎夏的編輯部只能靠風扇散熱，有些風扇吹不到的角落，編輯記者全靠搖扇納涼。許多男同事穿着短褲、背心辦公，老社長也不例外，穿着文化衫和寬鬆的綢褲，紙扇書生，驚才風逸，憂國憂民，確是編輯部獨特風景線。後來搬到灣仔道的新址，初期辦公室仍沒有空調。

那年代採訪與通信的設備落後，比起同行大有不及，奇特的是，報社常有獨家新聞，如有神助。當時香港《文匯報》扎根於社會，已有相當部分的讀者群，他們經常主動給報社通風報信，在50多年前，「讀者報料」並不流行，《文匯報》讀者自覺報料，都是出於一份感情。

1972年6月18日九龍秀茂坪安置區「雞寮」與香港半山旭龢道先後發生嚴重洪水災難，前者整個安置區被傾瀉下來的泥石幾乎覆蓋；後者一棟12層樓高的旭龢大廈，也因洪水泥石流，被山坡上的一幢別墅從3樓攔腰壓塌。當天秀茂坪安置區被山泥夷平在先，全港傳媒傾巢而出，報社只剩下兩兩人留守。

港島半山旭龢大廈坍塌信息傳來，主力記者都在忙「雞寮」新聞，因為旭龢大廈坍塌是初步報料，未知實際慘烈情況，新入職的師兄臨危受命，被派往現場，當時警察還未來得及封鎖，師兄成為唯一衝進災場的記者，與消防員站在大廈的3樓斷牆處，忘卻危險，目睹在頹垣敗瓦中救人的情景。當年使用的相機是閃光燈泡，拍攝一張相要換燈泡，他隨身只配備3個。在雨中，幸好有兩個成功閃亮，拍得兩張救人的珍貴照片，當年《文匯報》的獨家照片，往往就是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中誕生的。

75周年報慶之際，艱苦歲月都過去了，今天《文匯報》再上新台階，說好國家和香港的故事，發揮更大的作用，在此祝福香港《文匯報》生日快樂！



書聲蘭語

廖書蘭

詩詞伴我四川行

由「招商局」贊助，「灼見名家」主辦的「以詩會友」前往四川的詩詞之旅，給了我一把文學鑰匙，讓我不經意打開了四川原來是唐詩宋詞的寶藏之一。

有云：「自古詩人皆入蜀」、「蜀中文章冠天下」，雖然其意誇大了一些，但與事實相去不遠。

我試舉幾個例子，或是四川詩人或者出自與四川有關的創作詩篇：西漢賦聖司馬相如（四川成都人），他的一曲《鳳求凰》，令卓文君為他私奔，其後卓文君（四川成都人），一首《白頭吟》，使司馬相如放棄了想納妾的念頭，成為千古夫妻佳話；唐朝元稹（曾居住四川成都）與薛濤（定居四川成都）一段露水姻緣所創作的愛情詩篇；還有大氣磅礴，渾然天成的詩仙李白（居住四川20多年）、詩聖杜甫（曾居住四川4年），北宋蘇東坡（四川眉山）、南宋陸游（曾居住四川），明朝楊慎（四川新都）、黃峨（四川遂寧）的夫妻故事等等。

今次「灼見名家」主辦的「詩詞伴我行」，我們帶著20名香港中學生與四川成都的學生，共同表演中華傳統文化藝術，是一項愉快的交流，很具意義。四川本地的學生和香港學

生表演變臉、舞蹈、歌唱、詩歌朗誦等皆有水準，尤以中國少年兒童文化藝術基金會會長關麗君的專業朗誦唐詩，是整晚節目的亮點。

與香港幾間中學的同學（在「灼見名家」舉辦的「傳承·詩詞伴我行」比賽中獲獎同學），踏着詩人的足跡，感受詩人的情懷，一起暢遊長江三峽；在白帝城，聯想起劉備託孤的故事和李白《早發白帝城》一詩，從詩的內容來看，可見李白原被流放到夜郎，在白帝城時收到皇帝特赦，心情輕快地乘舟而下，「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我們乘船遊長江三峽，一起朗誦唐詩宋詞，神遊司馬相如、元稹、李白、杜甫、白居易、蘇東坡、李清照、辛棄疾、陸游、楊慎等詩人的意境，真是人生一大快事。憶及1995年我遊長江三峽時，沿岸有百姓人家，有售賣紀念品的小商舖，如今與舊都郡城盡在江水下，頗有物非人非之感。世界是向前發展的，撫今追昔之餘，相信明天是更美好的；明天我們將順流朝東而下，到宜昌參觀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之一的「三峽大壩」，登「鑼子嶺」俯瞰整個三峽工程，上「185平台」實地見證「截斷巫山雲雨」的雄偉大壩，這是當年遊長江三峽所沒有的節目。



當我們飛抵成都機場，當地同學人人手捧鮮花和小熊貓迎接。 作者供圖



翠袖乾坤

連盈慧

笑說金龜夢裏人

「嫁得金龜婿」，是不少少女的心願，更多是女兒家長的心願；金龜，在一般人眼中，當然是論金不論才了。也有認為愛情神聖，一旦貪錢拜金，就不算真正的愛情，不知從另一勢利角度來看，也可以說大多數的「愛情」都有貪的成分：男貪女美，女貪男後，不也是貪？好才也許不算貪，只是天生悲劇性格，大多情場中愛到「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的才男才女，總是含着一泡眼淚下場！

愛情最終不離現實，堅持說愛情神聖的愛情片女主角，演過不少以拜金為恥的電影，最終還是嫁了個金龜婿。「嫁得金龜婿」，住豪宅，食珍饈，戴鑽石，富貴三寶，例牌風光，人人眼見，最自我飄然感覺良好的，還是千萬同性似妒還羨的目光。

是否在人家看來的樣板幸福，或有所不足為外人道之苦，只有她本人知道了，不過「嫁得金龜婿」的大多都是闊太形象，就算事後離婚，也沒見過訴說金龜不是的。近日看到上世紀某女明星自傳，總算是萬中的一個，女明星是積極進取的樂觀派，能歌善畫，人緣又廣，影藝文化圈中一線人

物，多曾與她結緣，自信憑多瓣才華足以養活自己，但是忽然獨身至年過四十而惑，終於感到寂寞，希望無須為事業奔波，有個人養活自己，就是說，動了家室之念，想享清福了。從金龜隊裏選婿，看中了其中的大金龜，是某著名調味醬料的富二代，認定他的財富足可養活自己下半生，於是閃電成婚，誰知幾年後金龜藉口生意失敗，私自透支與她兩人聯名戶口存款，導致她人財兩失，後悔莫及。幸而本性樂觀，富幽默感，自嘲「咎由自取」，當初「立心不良」，不是為了渴取長期飯票，怎會存糧白白給人掠去一半，離婚後才有過前所未有的舒適。未知「嫁得金龜婿」而離婚的怨偶有無與她同感，未知還有多少青春玉女仍在營造她的金龜夢了。



金龜真是那麼迷人嗎？ 作者供圖



百家廊

高衛國

走丟了樹的村莊

從前，在豫北平原的鄉下，春天是被不同種類的鳥鳴聲喚醒的。燕子在屋簷下呢喃，嘍嘍喳喳的麻雀落在院子裏的草垛上，槐樹上還有幾隻黃鸝鳴唱，灰鴿子在晾曬了糧食的平房上咕咕亂叫，鸚鵡則藏在青青的柳葉間唧唧絮語，幾隻花喜鵲翹着長尾巴站在高高的楊樹枝頭歌唱……

那時候，頭頂的太陽和月亮輪班更有靈性，腳步走得也慢，因此鄉下的日子也過得慢，歲月顯得溫暖而悠長。白雲在藍天飄移，雲朵下的河灘草坡上有幾隻山羊悠閒地啃着青草，幾隻蘆花雞在曬坪一角的麥秸堆下低頭覓食。

有時候，天空也會突然變了臉色，烏雲密布，翻滾的烏雲夾雜着呼呼的風聲，一會兒工夫雨點就劈里啪啦砸到大地，河堤上的兩排老樹卻在雨水沖洗中顯得格外精神。

兒時鄉下的村莊，樹到處都是，堤坡上，河灘上，大路兩旁，水渠兩側，小河南岸，樹木高大茂密，大多數樹木都高出了平坦的大地。在我的印象裏，村莊的白楊樹和柳樹最多，白楊樹站在大路兩旁，挺拔而威武，柳樹則站在堤坡上和池塘的四周，身姿婀娜。柳樹比其它樹更早嗅到春天的氣息，早早在枝條上泛起了鵝黃，不幾天就轉成了青綠色。因此可以說柳樹和會唱歌的小鳥一樣，它們都是春天的信使。那些長在堤坡上的柳樹，顯現了「搖曳惹春風，臨坡軟勝絲」的柔美意境，若是在柳樹下相親和約會，自然就有了依依如絲、情意綿綿的感覺。當然，這是我讀書後借助想像附加給家鄉柳樹的詩意和美感，那個時候我還是一個孩童，根本不懂得約會，倒是喜歡在大柳樹遮起的濃蔭下，擺弄小屁股，彈溜溜球。

時令有序輪轉，入夏之後，知了和青蛙的嘶喊和鳴叫代替了眾多鳥鳴，無數知了在樹上吶喊，柳樹上、槐樹上、榆樹上、白楊樹上，到處都有知了的聲音。青蛙也不甘示弱，蹲在蘆葦蕩的淺水窪裏鳴叫，躲在水渠邊草葉的葉片下鳴叫，坐在小河岸邊的石頭上鳴叫，藏在池塘四周的柳樹下鳴叫，臥在退水開砌起的石階上鳴叫……

秋天來了，蛙鼓聲漸漸消退，知了的叫聲也漸漸衰弱，在知了低吟的尾聲中，槐樹飄落了第一枚黃葉。一陣又一陣秋風颳過後，榆樹、柳樹、白楊樹都落下了金黃的葉子，堤坡上、河灘上、大路邊、水渠畔到處都有落葉旋轉舞舞。落葉奔湧、黃影繽紛，金黃籠罩了整個鄉村大地。

時光也如一陣秋風，風過之後，往事便成了一堆支離零碎的落葉。有人說，循着一片落葉的痕跡會找到它生長的樹。仔細思索一下，會發現這句話並不確切，有些落葉會守在樹下，有些落葉能被風聚攏，那些聚攏的落葉長得如此相似，誰又能分清它究竟來自哪一棵樹？

大多數人都和我一樣，也會走一片落葉曾走過的路。我研究生畢業後飄進城市匯入了人群，自我逐漸被淹沒，然而在喧聲沉寂之後，我依然會想起那個栽滿了樹的村莊。栽滿了樹的村莊，這僅僅是我還原兒時記憶之後的表達。記憶裏，堤坡兩側全是樹，榆樹、槐樹和大柳樹，一棵緊挨着一棵；池塘四周也是垂柳依依；通往北地的大路兩邊是兩排高大的白楊樹；通往南地的路邊是一排排的梧桐樹，到了4月份一樹樹的泡桐花將整個村莊都鑄成了浪漫的紫色。

村莊的樹在過往的歲月中行走，走着走着就丟了。當然樹不是主動逃離，它們有的是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被砍伐了，也有被移栽進都市的花園成了景觀樹。一棵棵大樹

莊重地倒下了，在撲向大地的剎那，有的樹發出憤怒的悶哼，有的樹發出嘶裂般的脆響。不論悶哼還是脆響，樹最終都倒在了村莊的大路旁、堤坡上、溝坎邊，一個個伐木工人坐在剛剛倒下的白楊樹身上，其中一位工人抖索着從衣兜裏摸出一支香煙，啪嗒一聲，用打火機點燃，深吸兩口，睜上了眼睛，很享受的樣子。

一個念頭在我腦海裏盤旋揮之不去，一個走丟了樹的故鄉，還是不是我原來的故鄉。在一個暑熱蒸騰的夏日，我驅車返回故鄉，走到村頭堤坡的退水開旁邊，頓時感覺天地空曠了許多，退水開旁邊多了一個碩大的樹坑，那棵曾經見證我成長的大柳樹也被無情地砍伐了。

我童年時期，下午放學將羊趕到河坡後，常常坐在這棵柳樹的濃蔭下看螞蟻上樹，聽鳥雀啾啾。我和小夥伴在樹下彈溜溜球，夏日柳樹撈起的綠蔭下總有我們樂此不疲的身影，一個小小的溜溜球是我們最忠實的玩伴，我們在大柳樹的守護下逐漸長高長大。

我童年時期的鄉下，風就是雨的信使，暴雨來臨之前，勁風常常當哨哨。被驕陽曬得焉頭耷腦的柳樹，在風中搖擺，雖未經暴雨洗禮，已經煥發了生機。一陣緊似一陣的暴雨沖刷之後，樹站在初晴的陽光裏顯得格外精神。我光着腳丫踩着雨後路面汪起的水窪來到柳樹下，抬頭注視這棵柳樹，經過雨水沖洗後的樹葉顯得異常鮮亮。

如今這棵樹也被砍倒了，似乎我的童年也被人偷走了，讓我關於童年的講述有了一種虛幻感。最近，我常常做這樣的猜想，那些移栽到城市的樹在月影斑駁的夜裏是否會懷念堤坡溫潤的陽光，是否會留戀原野的廣漠和空曠，是否還記得水渠畔和蘆葦蕩傳來的聲聲蛙鳴……

讀江中靖

以江中靖在自己的詩裏寫道：「瓜蟲/是一種會讓魚死亡的/寄生蟲/一旦發病/即無法剝離/還回頭偷襲/恰如孤獨。」諸如此類的小詩江中靖寫了不少，她把它們很巧妙地嵌進了《瓜蟲》裏，一些讀者和攝影愛好者拿到《瓜蟲》後覺得自己是在「讀書」，而不是在「看」一本普通的攝影集。

《瓜蟲》發布會在廣州方所書店舉行，發布會請來了詩人黃禮孩做嘉賓，黃禮孩對江中靖的評價是：她滿世界走，她凝視這個世界，用鏡頭訴諸內心的聲音，她的鏡頭語言很從容，充滿了文學性與詩性的張力。

正是因為江中靖的作品中的詩性，知名時裝品牌達衣岩 (Donoratico) 的創始人、設計師、畫家丁勇先生很早就收藏了她的攝影作品《冬日之歌》，面對那張單尖從雪地冒出來的照片，丁勇覺得像是看到一碗白粥上撒了點蔥花，是平淡生活中令人感覺舒服的詩意的安靜。後來丁勇把江中靖的作品《粒子》用在了自己設計的裙子上，簡單的圖案讓一條淡雅的裙子變得愈加飄逸和靈動，江中靖的作品又為之創造了作品之外的更高的商業價值。生活中的一切都能變成江中靖鏡頭下獨特的作品，但她最愛的是那幅《開邊》，這幅作品裏，被開了邊的羅非魚是最愛她的父親準備的晚餐食材，一邊是父愛，另一邊是生命的無奈，她的

作品裏有很多都帶着這種人與環境的矛盾。對於一個在濃濃的愛的包圍中長大的女孩能夠深刻地體悟孤獨感，並把它作為自己的使命去探索、去研究，很多人感到不解。江中靖在發布會上說起前不久的探險之旅，她在西藏高原上哮喘發作，被送到醫院搶救了兩天才重新活過來的事，她在雲淡風輕地描述那些令人驚心動魄的經過的時候，提到了自己在昏迷之前還擔心怕她下山的人會透支體力，為自己會連累別人而感到愧疚……我忽然就明白了，這個擁有許多愛的女孩比普通人更懂得愛，懂得感恩，她對生命有她的熱愛和悲憫，所以她才會對孤獨有她獨有的體會：《瓜蟲》裏沒有一處提到孤獨，但孤獨和江中靖對生命的悲憫之心一起藏在字裏行間，藏在她的每一幅作品裏。

再回到家，我安靜地翻開《瓜蟲》，讀江中靖，讀這本書的每一頁厚重，也讓我們每一個人都逃不脫的孤獨。



青年藝術家江中靖及其作品《冬日之歌》。 作者供圖



獨家風景

呂書練

民間文化使者

我常覺得奇怪，中國的內地生產總值(GDP)在2010年已超越日本而晉身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內地不少學者還在高呼「韜光養晦」，以為這樣可以避過美國的打壓或制裁。想法未免太天真，或過於妄自菲薄。

有史以來，老大打壓老二「天經地義」，不管你如何解說或做什麼，老大大都會覺得你威脅到他的霸主地位，不斷要嘴皮拉渣，也是一種軟性恐嚇和分化。你除了迎難而上，予以反擊，並更加自強外，別無選擇。所以，中美關係緊張和膠着，難以消除，甚至會不時「擦出火花」，也是「常態」，難見「晴天」。

在官方層面，大可以拳來腳往，但在民間，卻可以放軟身段。可幸至今，兩國民間交往、交流不斷，這為溝通或疏通關係打開另一條渠道。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年6月中在北京會見到訪的比爾·蓋茨時就說：「我常講，中美關係的基礎在民間，我們始終寄希望於美國人民，希望兩國人民友好下去。」

任何關係，無論如何和諧，都不可能是永遠的，在變幻莫測的國際風雲中，國與國之間，有因利益互惠而合作，也難免在一些領域上因競爭而惡化，或在某一件事情發生後出現緊張

局面，時緊時鬆或時好時壞，也屬正常，這也是歷史長河中的一個曲折過程。

代表國家利益和執行國家政策的外交官在媒體聚光燈下，必須站穩立場，表現強硬，清晰傳達信息，因為他們需要向國民交代和負責。但仍有很多事情，可以由民間力量去促成，這樣，除了令官方更掌握民意外，也可以有迴旋的餘地。而且，由非官方人物或民間團體去推動的活動，往往較接地氣，容易為人接受。

就像俗稱的「二軌外交」，運用非官方人物，包括學者、退休官員、公眾人物、社會活動家、非政府組織等多種渠道進行交流，通過民間友好往來加強對彼此的了解，增加信任度，待時機成熟後，進一步將民間成果和經驗向官方外交的軌道轉化，從而推動真正影響大局的「一軌外交」的順利進行。這正是民間文化使者的作用。

歐洲一些國家，常對那些將他們的文化或生活方式向外推廣或在兩種文化環境中遊走並促進交流的外國友人授予勳章，以作獎勵，像香港的Joyce Ma (郭志清) 和已故的鄧永綸。在香港發展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進程中，更需要這樣的民間文化使者，只是，今日的使者思維可能需要調整一下，除了由西方引進，更應該輸出，自信地輸出。



琴台客聚

伍卓霖

江中靖又出書了。我在歷時一個多月的長途旅行回家後第一次出門，就是去廣州參加江中靖的新書發布會。我的讀者對江中靖這個名字或許會感到陌生，但對江中靖其人肯定是熟悉的，她的英文名是Amelie，從前用「愛美麗」行走江湖，在香港中文大學讀研究生的時候叫愛美麗，在香港獨立電影《溼雲奴》中擔任女主角的時候叫愛美麗，到世界各地開她的個人作品展的時候叫愛美麗，與她的母親——知名作家鄧燕婷合作出版她的第一本書《散珠兒》的時候也叫愛美麗，因此，在我從前的文章裏，她是《天使愛美麗》。

愛美麗後來到英國倫敦UCA去攻讀純藝術博士學位，同時受聘擔任該校的客座講師的時候恢復了她的本名：江中靖，在出版她的第二本書——攝影集《瓜蟲》的時候亦如此。這對永遠讀不準她的英文名的我來說是件好事，畢竟粵語「大靖」叫來是十分容易又順口的。

親友們眼裏口中的「大靖」小時候是一個漂亮聽話的乖乖女，幾乎無人愛，成長為一個視攝影為生命的藝術家之後，她尋找和探索的主題卻是「人與環境與自我之間的關係」，是「生命在時間長河中無法逃避的孤獨感」。江中靖把她的新書命名為《瓜蟲》，正是因為「孤獨」這兩個漢字裏包含了「瓜、蟲」。所